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淮南鴻烈解卷十七

漢 高誘 注

說林訓 木叢生曰林說萬物承阜若林之聚矣故曰說林

以一世之度制治天下譬猶客之乘舟中流遺其劒遽契其舟桅契刻也桅船弦板也墮劒於中流刻下船弦言識其於此下失劒也桅音氾暮薄而求之其不知物類亦甚矣日暮薄岸而求劒於其所刻桅下故曰不知物類也夫隨一隅之迹而不知因天地以游惑莫大焉雖時有所合然而不足貴也譬若旱歲之土龍疾疫之芻靈是

為帝者也〔土龍以求雨芻狗以求福時見貴也〕曹氏之裂布蛷〔求〕者貴之然非夏后氏之璜〔楚人名布為曹今俗間以始織布繫著其旁謂之曹布燒以傅蠐蛷瘡則愈故蛷者貴之半璧曰璜璜以發衆國家之寶故曰然非夏后氏之璜也〕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天地而生天地至深微廣大矣〔言其深微廣大故能生天地也〕足以履〔躧〕者淺矣然待所不履而後行〔履履也待所履而行者則不得行故曰待所不履而後行〕智所知者褊矣然待所不知而後明〔褊狹知所知所不知以成明矣〕游者以足蹷以手抪〔潑〕不得其數愈蹷愈敗〔愈益也敗猶沒也〕及其能游者非手足者矣鳥飛反鄉兔走歸

寉狐死首丘寒將翔水各哀其所生（寒將水鳥哀猶愛也）毋貽盲者鏡毋予躄者履毋賞越人章甫非其用也（賞遺也章甫冠越人斷髮無用冠為）椎固有柄不能自椓（涿）目見百步之外不能自見其眦（喻人能有所為而不能自為也）狗彘不擇甂（扁）甌而食偷肥其體而顧近其死（偷取也顧反也肥則享之故近其死也）鳳凰高翔千仞之上故莫之能致（非聖德君不致也）月照天下蝕於詹諸騰蛇游霧而殆於蝍（即）蛆（詹諸月中蝦蟇食月故曰食於詹諸殆猶畏也蝍蛆蟋蟀爾雅謂之蜻蛚之大腹也上蚘蚘不敢動故曰殆於蝍蛆也蛆音苴）烏力勝日而服於鵻（追）禮能

有脩短也烏在日中而見故曰勝日服猶畏也鵻禮爾雅謂裨笠秦人謂之祀祝閶蠶時晨鳴人舍者鳴鳥皆畏之故曰能有脩短也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為夭矣生寄死歸殤子去所寄歸所卜故曰以為壽彭祖蓋楚先壽八百歲不早歸故曰以為夭論語曰竊比於我老彭是也一說彭祖蓋黃帝時學僊者言不如殤子早歸神明矣短綆不可以汲深器小不可以盛大非其任也怒出於不怒為出於不為不怒乃是怒不為乃是為也視於無形則得其所見矣聽於無聲則得其所聞矣至味不慊至言不文至樂不笑至音不叫叫大匠不斵大豆不具大勇不鬪慊快叫譟呼也不斵不自斵削豆籃簋籩豆之器大勇人鬪自

畏之不復鬬也得道而德從之矣譬若黃鍾之比宮太簇之比商無更調焉更改也以瓦鉒柱者全以金鉒者跋以玉鉒者發鉒者提馬雛家謂之投翩金者金步除跋者刺跋走發者疾迅也是故所重者在外則內為之掘所重謂金與玉握氣不安祥也逐獸者目不見太山見獸而已嗜慾在外則明所蔽矣蔽者見利不見其害聽有音之音者聾聽無音之音者聰不聾不聰與神明通卜者操龜筮者端策以問於數安所問之哉策四十九策可以占吉凶可以問於數數欲卜筮者也舞者舉節坐者不期而拚皆如一所極同也日出暘

谷入於虞淵莫知其動須臾之間俛人之頸俛猶戾也人莫欲學御龍而皆欲學御馬莫欲學治鬼而皆欲學治人急所用也解門以為薪塞井以為臼人之從事或時相似以或有也相似似似於愚水火相憎鏏慧在其間五味以和鏏小鼎一曰鼎無耳為鏏鏏受水而火炊之故曰在其間骨肉相愛讒賊間之而父子相危楚平王晉獻公之類夫所以養而害所養譬猶削足而適履殺頭而便冠所以養喻讒賊害所養喻骨肉殺頭頭大冠小不相宜削殺其頭以便冠也昌羊去蚤虱而來蛉窮昌羊昌蒲蛉窮蟲蜓入耳之蟲也除小害而致大賊故

小快而害大利牆之壞也不若無也然逾屋之覆牆之壞不更為土歸於本故曰逾屋之覆也璧瑗成器礛諸之功礛諸治玉之石礛一讀曰廉鏌邪斷割砥礪之力狡兔得而獵犬烹高鳥盡而強弩藏喻不復用也虻與驥致千里而不飛無糗糧之資而不饑失火而遇雨失火則不幸遇雨則幸也故禍中有福也鬻棺者欲民之疾病也畜粟者欲歲之荒饑也水靜則平平則清清則見物之形弗能匿也故可以為正匿猶逃也川竭而谷虛虛無水也丘夷而淵塞夷平塞滿也脣竭而齒寒河水

之深其壞在山言非一朝一夕　鈞之縞也一端以為冠一端以為絲冠則戴致之絲則履屐之知已者不可誘以物明於死生者不可却以危故善游者不可懼以涉親莫親於骨肉節族之屬連也骨肉謂一人之身故曰節族之連也心失其制乃反自害言心失制度則自害身也況疏遠乎聖人之於道猶葵之與日也雖不能與終始哉其鄉之誠也宮池涔則溢旱則涸江水之原淵泉不能竭蓋非橑不能蔽日輪非輻不能追疾然而橑輻未足恃也金勝木者非以一刃殘林

也土勝水者非以一墣塞江也躄者見虎而不走非勇勢不便也傾者易覆也倚者易軵冗也幾易助也濕易雨也幾近也設鼠者機動釣魚者泛杭任動者車鳴也動發也發則得鼠泛釣浮杭動動則得魚任者輦也詩云我任我輦蜀狗能立而不能行蛇牀似蘪蕪而不能芳蛇牀臭蘪蕪香謂許由無德烏獲無力莫不醜於色醜猶怒也一日愧也人莫不奮于其所不足以免之走使大如馬則逮日歸風言其疾也及其爲馬則又不能走矣冬有雷電夏有霜雪然而寒暑之勢不易小變不足以

防大節黃帝生陰陽黃帝古天神也始造人之時化生陰陽也上駢生耳目桑林生臂手上駢桑林皆神名此女媧所以七十化也女媧王天下者也七十變造化此言造化治世非一人之功也終日言必有聖之事百發之中必有羿逢蒙之巧然而世不與也其守節非也非者非其真也牛蹏彘顱亦骨也而世弗灼必問吉凶於龜者以其歷歲久矣近敖倉者不為之多飯臨江河者不為之多飲期滿腹而已蘭芝以芳未嘗見霜鼓造辟兵壽盡五月之望鼓造蓋謂梟一曰蝦蟇今世人五月望作梟羹亦作蝦蟇羹言物不當為用也舌之與齒

孰先礲也礲摩盡也錞之與刃孰先弊也繩之與矢孰先直也今鱓之與蛇蠶之與蠋蠋狀相類而愛憎異人愛鱓與蠶畏蛇與蠋故曰異也晉以垂棘之璧得虞虢驪戎以美女亡晉國美女驪姬也亡猶亂也聾者不謌無以自樂盲者不觀無以接物接猶見也觀射者遺其藝觀書者忘其愛意有所在則忘其所守古之所為不可更則推車至今無蟬匷蟬匷車類匷音矍使但吹竽使氏厭竅雖中節而不可聽但古不知吹人但讀燕無其君形者也君官主也與死者同病難為良醫與亡國同道

難與爲謀爲客治飯而自藜藿名尊於實也尊重章仁義之名重於治飯之實也乳狗之噬虎也伏雞之搏狸也恩之所加不量其力使景曲者形也形曲則影曲也使響濁者聲也聲濁則響濁也情泄者中易測不閉其情欲發泄於外故其中心易測度知也華不時者不可食也華實若今八九月食晚瓜令人病瘧之類故不食喻人多言不時適不可聽用也踈越者或以舟或以車雖異路所極一也踈至也極亦至也互文耳同也佳人不同體美人不同面而皆說於目梨橘棗栗不同味而皆調於口人有盜而富富者未必盜有廉而貧貧者

未必廉蒻荻苗類絮而不可為絮蒻荻也楚人謂之蒻即所謂蘆花絮也黂焚不類布而可以為布出林者不得直道行險者不得履繩繩亦直也羿之所以射遠中微者非弓矢也造父之所以追速致遠者非轡銜也海内其所出故能大雷雨出於海復隨溝還入故曰内其所出輪復其所過故能遠其所過轉不止也羊肉不慕螘螘慕於羊肉羊肉羶也醯酸不慕蚋蚋慕於醯酸嘗一臠肉而知一鑊之味懸羽與炭而知燥濕之氣以小見大以近喻遠十頃之陂可以灌四十頃畜水曰陂而一

頃之陂可以灌四頃大小之衰然衰差也明月之光可以遠望而不可以細書甚霧之朝可以細書而不可以遠望尋常之外畫者謹毛而失貌謹悉微毛留意於小則失其大貌射者儀小而遺大儀望小處而射之故能中事各有宜治鼠穴而壞里閭潰小皰報而發痤疽皰面氣也痤疽癰也若珠之有纇玉之有瑕置之而全去之而虧置其纇瑕也榛巢者處林茂安也窟穴者託埵防便也埵坊高處防隄也王子慶忌足蹪麋鹿手搏兕虎置之冥室之中不能搏龜鼈勢不便也湯放其主而有榮

名崔杼弒其君而被大謗所為之則同其所以為之則異呂望使老者奮呂望鼓刀釣魚年七十始學讀書九十為文王作師佐武王伐紂成王封之於齊故老者慕之而自奮厲項託使嬰兒矜以類相慕項託年七歲窮難孔子而為之作師故使小人之疇自矜大也使葉落者風搖之使水濁者魚撓之虎豹之文來射虎豹以有文章來使人射取之蝯狖之捷來乍蝯狖屬仰鼻而長尾乍暫疾以其操捷來使疾擊而取之行一棊不足以見智彈一弦不足以見悲三寸之管而無當當猶底也天下弗能滿十石而有塞百斗而足矣以篙測江篙終而以水為測惑矣篙樀

船以篙渡江篙沒因以江水為畫故曰惑也漁者走淵木者走山所急者存也朝之市則走過市則步所求者亡也豹裘而雜不若狐裘之粹白璧有考不得為寶考釁污也言至純之難也戰兵死之鬼憎神巫兵死之鬼善行病人巫能祝劾殺之憎畏也盜賊之輩醜吠狗醜猶惡也無鄉之社易為黍肉無國之稷易為求福無祀不禋於神而卒祀之故易為黍肉易為求福也鼈無耳而目不可以瞥精於明也不可瞥瞥之則見也瞽無目而耳不可以察精於聰也不可以察察之則聞遺腹子不思其父無貌於心也不知父貌蝮蛇不可為足虎

豹不可使緣木蝮蛇有毒螫人不為足為足益甚虎猛獸不可使能緣木馬不食脂桑扈不啄粟非廉也桑扈青雀馬不竊脂秦通崤塞而魏築城也魏徙都大梁聞秦通治崤關知欲來東寇之故築城設守備也饑馬在廄寂然無聲投芻其傍爭心乃生引弓而射非弦不能發矢引張引也發遣也弦之為射百分之一也道德可常權不可常故遁關不可復亡犴寒不可再遁逃也獄嘗以權變出關塞野犴亡逃不可復由其入故曰權不可常也環可以喻員不可以輪條可以為繶亦不必以紃紃亦繶也嬈轉數也紃音巡日月不並出狐不二雄神龍不匹猛獸不

羣鷙鳥不雙循繩而斲則不過懸衡而量則不差衡科也植表而望則不惑損年則嫌於弟益年則疑於兄不如循其理若其當理道當猶實也人不見龍之飛舉而能高者風雨奉之也奉助也蠹衆則木折隙大則墻壞懸垂之類有時而隧隧墮也枝格之屬有時而弛弛落也當凍而不死者不失其適死乃為失適又死故曰不失其適也當暑而不暍者不亡其適亡亦失之未嘗適亡其適亡無也言不凍亦暍何適之有湯沐具而蟣虱相弔大廈成而燕雀相賀廈屋也憂樂別也柳下惠見飴曰可

以養老盜跖見飴曰可以黏牡見物同而用之異牡門戶籥

牡也蠶食而不飲二十二日而化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蛻蟳蟧不食不飲三日而死人食礜礜石而死蠶食之而不饑礜石出陰山一曰能殺鼠魚食巴菽而死鼠食之而肥菽豆總名

類不可必推瓦以火成不可以得火竹以水生不可以得水瓦得火則破竹得水浸則死揚堁而欲弭塵被裘而以翣翼豈若適衣而已哉堁土塵也楚人謂之堁翣扇也槁竹有火弗鑽不燋土中有水弗掘無泉蠪象之病人之寶也蠪大蛤中有珠象牙還以自疾

故人得以為寶人之病將有誰寶之者乎人之利欲為病無人寶之為酒人之利而不酤則竭為車人之利而不僦則不達握火提人反先之熱皆一介之人物思自守者不欲使酒人車人得利不酤僦而先自竭先不達猶以火援人先自熱爛也隣之母死往哭之妻死而不泣有所劫以然也嫌於情色故曰有所劫迫之然如是也西方之倮國鳥獸弗辟與為一也一同也倮國在西南方一膊轉炭熯一膊挺也一掇之則爛指萬石俱熯去之十步而不死同氣異積大勇小勇有似於此今有六尺之席卧而越之下材弗難植而踰之上材弗

易執施異也百梅足以為百人酸一梅不足以為一人和喻衆能濟少少不能有所成也有以飦死者而禁天下之食有以車為敗者而禁天下之乘則悖矣申生雖經晉不絕繩子胥自沉吳不斷水釣者靜之罛于者扣舟罩者抑之罣者舉之為之異得魚一也罛者以柴積水中以取魚扣擊也魚聞擊舟聲藏柴下壅而取之也見象牙乃知其大於牛見虎尾而知其大於狸一節見而百節知也吳伐越墮會稽獨獲骨節專車見一節大餘節不得小故曰百節知小國不鬬於大國之間畏見媿也兩鹿不鬬於伏兕之旁畏見食也佐祭者得嘗救鬬者

得傷陰不祥之木爲雷電所撲（陰木影撲擊也）或謂冢或謂隴或謂笠或謂簦（簦登）頭虱與空木之瑟名同實異也（頭中虱空木瑟其音同其實則異也）日月欲明而浮雲蓋之蘭芝欲脩而秋風敗之虎有子不能搏攫者輒殺之爲墮武也（墮廢也武威之也）龜紐之璽賢者以爲佩（龜紐之璽衣印也紐係佩服也）土壤布在田能者以爲富（能動者播植嘉穀以爲饒富也）予拯溺者金玉不若尋常之纆索（金玉雖寶非拯溺之具故曰不如尋常之纆索）視書上有酒者下必有肉上有年者下必有月以類而取之蒙塵而眯固其理也爲

其不出戶而堁之也為不出戶而塵堁眛之非其道屠者羹藿為車者步行陶者用缺盆匠人處狹廬為者不得用用者弗肯為為者不得用以利動也用者不肯為以富寵也轂立三十輻各盡其力不得相害使一輻獨入衆輻皆棄豈能致千里哉夜行者掩目而前其手涉水者解其馬載之舟事有所宜而有所不施橘柚有鄉雚歡葦有叢獸同足者相從遊鳥同翼者相從翔以類聚也田中之潦流入於海附耳之言聞於千里也附近也近耳之言謂竊語聞於千里千里知之語曰欲人不知莫如不為蘇秦步曰何

故趨曰何趨馳有為則議多事固苛 蘇秦為多事之人故見議見苛也

皮將弗覩毛將何顧畏首畏尾身凡有幾 畏始畏終中身不畏凡有幾何言常畏也

欲觀九州之土足無千里之行心無政教之原而欲為萬民之上則難 無其術故曰難

的的者獲提提者射 的的明也為衆所見故獲提提安也若鳥不飛獸不走提提安時故為人所射

故大白若辱大德若不足 若辱自同於衆人若不足者實若虛之貌

未嘗稼穡粟滿倉未嘗桑蠶絲滿囊得之不以道用之必橫

海不受流胔 慈

太山不上小人 骨有肉曰胔有不義之祥流入海海神蕩而出之故曰不受太山東嶽也王者所封禪處

不令殽亂小人得上其上也旁光不升俎旁光胞也俎豆之實唯肩髀而脇肋不得升也駵留駁不入牲犧牲以純色也中夏用箑歃快之至冬而不知去褰衣涉水至陵而不知下未可以應變有山無林有谷無風有石無金林生於山山未必皆有林風出於谷谷未必皆有風金生於石石未必皆有金喻聖人出衆人衆人未必皆聖賢也澗堂之坐視鉤各異於環帶一也澗堂坐人視其鉤各異形鉤與環帶一法也類雖異所用者同獻公之賢欺於驪姬叔孫之知欺於豎牛殺申生也三日不食而餓死也故鄭詹入魯春秋曰佞人來佞人來鄭詹鄭文公大夫以齊桓公卒不使鄭伯朝齊而使朝於楚齊人執之自齊逃至魯魯謂

之佞人君子有酒鄙人鼓缶雖不見好亦不見醜醜惡也人性便絲衣帛或射之則被鎧甲為其所不便以得所便便利也輻之入轂各值其鑿不得相通猶人臣各守其職不得相干干亂也嘗被甲而免射者被而入水嘗抱壺而度水者抱而蒙火可謂不知類矣君子之居民上若以腐索御奔馬若履薄氷蛟在其下若入林而遇乳虎言常驚懼恐也化不治於民民不附善用人者若蚈之足衆而不相害若脣之與齒堅柔相摩而不相敗摩近敗毀也清醠盎之美始於

耒耜醆清酒也黼黻之美在於杼柚白與黑為黼青與赤為黻皆文衣也布之新不如紵紵之弊不如布或善為新或惡為故善猶宜也醱業酺付在頰則好在額則醜醱酺著頰上室也室者在額以槩故醜繡以為裳則宜以為冠則譏譏人非之也馬齒非牛蹏檀根非椅枝故見其一本而萬物知知猶別也石生而堅蘭生而芳少自其質長而愈明質性也明猶盛也扶之與提謝之與讓故之與先諾之與已也相去千里汙準而粉其顙腐鼠在壇楚人謂中庭為壇燒薰於宮入水而憎濡懷臭而求芳雖善者

弗能為工（善或作巧也）再生者不穫華大旱者不胥時落（不胥時落不待秋時而零落也）毋曰不幸甑終不墮井抽簪招燐有何為驚（燐血精似野火招之應聲而至血灑汙人以簪招則不至故曰何為驚也）使人無度河可中河使無度不可見虎一文不知其武（一文一斑也）見驥一毛不知善走水蠆為蟌（聰）孑（廣）孓為䖴（水蠆化為蟌蟌青蜓也孑孓結蟲水上到茂蟲）兔齧為蟹（兔所齧草靈在其心中化為蟹一說兔齧蟲名蟹音那）物之所為出於不意弗知者驚知者不怪銅英青金英黃玉英白黂燭捅膏燭澤也（燭光捅澤晻光明有明昧也）以微知明以外知

內象內之味不知於口鬼神之貌不著於目捕景之說不形於心皆所不嘗見之冬冰可折夏木可結時難得而易失木方茂盛終日采而不知秋風下霜一夕而殫殫盡也病熱而强之餐救暍而飲之寒救經而引其索拯溺而授之石欲救之反為惡惡猶害也雖欲謹亡馬不發戸轔言馬亡不可發戸限而求轔戸限也楚人謂之轔轔音璘雖欲豫就酒不懷蓐孟賁探鼠穴鼠無時死必噬其指失其勢孟賁勇士為探鼠於穴故曰失其勢山雲蒸柱礎楚潤礎柱下石礩也伏苓掘兎絲死所生者亡故死一家失熛

標百家皆燒讒夫陰謀百姓暴骸粟得水濕而熱甑得火而液水中有火火中有水疾雷破石陰陽相薄湯沐之於河有益不多流潦注海雖不能益猶愈於已(已止也)一目之羅不可以得鳥無餌之釣不可以得魚遇士無禮不可以得賢兎絲無根而生蛇無足而行魚無耳而聽蟬無口而鳴有然之者也(然如是也)鶴壽千歲以極其游蜉蝣朝生而暮死而盡其樂(脩短各得其志)紂醢梅伯文王與諸侯構之(構謀也)桀辜諫者湯使人哭之(哭猶弔也)狂馬不觸

木猘制狗不自投於河雖聾蟲而不自陷又況人乎聾無知也愛熊而食之鹽愛獺而飲之酒雖欲養之非其道熊食鹽而死獺飲酒而敗故曰非其道也心所說毀舟為杕第心所欲毀鍾為鐸鐸大鈴金口木舌為木鐸金舌為金鐸杕舟尾也管子以小辱成大榮管仲相子糾不能死為魯所囚是其辱卒相桓公以至霸是其大榮也蘇秦以百誕成一誠誠信也質的張而弓矢集林木茂而斧斤入非或召之形勢所致者也待利而後拯溺人亦必以利溺人矣利溺人者利人之溺得其利也舟能沉能浮愚者不加足舟船能載浮物愚者不敢加足畏其沉也騏

驥驅之不進引之不止人君不以取道里刺我行者欲與我交訾我貨者欲與我市刺非訾毀也以水和水不可食一弦之瑟不可聽以其失和故不可聽刺專用也駿馬以抑死直士以正窮賢者擯於朝美女擯於宫擯棄也行者思於道而居者夢於牀慈母吟於巷適子懷於荆精相往來也赤肉縣則烏鵲集鷹隼鷙則衆鳥散物之散聚交感以然食其食者不毀其器食其實者不折其枝塞其源者竭背其本者枯交畫不暢連環不解其解之不以解暢達也不得達至也交止

也解連環言不可解則得解也臨河而羡魚不如歸家織網明月之珠蠬之病而我之利虎爪象牙禽獸之利而我之害易道良馬使人欲馳飲酒而樂使人欲謌是而行之故謂之斷非而行之必謂之亂斷猶治也矢疾不過二里也步之遲百舍不休千里可致聖人處於陰衆人處於陽聖人行於水衆人行於霜水有形而不可毁故聖人行之無迹霜雪履有迹故衆人行之也異音者不可聽以一律異形者不可合於一體合同也農夫勞而君子養焉君子國君養焉以化澤懊休之愚者言而智者擇焉擇可

用者而用之也捨茂林而集於枯不弋鵠而弋烏難與有圖圖謀也言其愚也寅丘無壑泉源不溥言汙小潦水名寅寅之丘無大壑故泉流不得溥也尋常之谿灌千頃之澤言有源也見之明白處之如玉石見之闇晦必留其謀玉之與石言可別也闇晦不明留猶思謀也以天下之大託於一人之才譬若懸千鈞之重於木之一枝負子而登牆謂之不祥為其一人隕而兩人傷負抱也隕墜也善舉事者若乘舟而悲謌一人唱而千人和言能得衆人之心也不能耕而欲黍粱不能織而喜采裳無事而求其功難矣有榮

華者必有憔悴有羅紈者必有麻蒯言有成必有衰也鳥有沸波者河伯為之不潮畏其誠也鳥大鵬也翱翔水上扇魚令出沸波攫而食之故河伯深藏於淵畏其精誠為不見故一夫出死千乘不輕主術篇曰兵莫憯於志莫邪為下言匹夫志意出死必戰故雖大國兵車千乘不輕之也蝮蛇螫人傳以和堇則愈和堇野葛毒藥物固有重而害反為利者聖人之處亂世若夏暴而待暮夏日中甚熱暮涼時言聖人居亂世忍以待涼桑榆之間逾易忍也言亂世將盡如日在西方桑榆間將夕故日易忍水雖平必有波衡雖正必有差尺寸雖齊必有詭詭不同也非規矩不能定方圓非準繩

不能正曲直用規矩準繩者亦有規矩準繩焉舟覆乃見善游馬奔乃見良御善游故覆舟不溺良御馬奔車不敗故見之嚼而無味者弗能内於喉視而無形者不能思於心形象無形於目不能思之於心兕虎在於後隨侯之珠在於前弗及掇者先避患而後就利隨國在漢東姬姓之後出遊於野見大蛇斷在地隨侯令醫以續傅斷蛇蛇得愈去後銜大珠報蓋明月之珠因號隨侯之珠世以為寶也逐鹿者不顧兔決千金之貨者不爭銖兩之價言在大不顧小弓先調而後求勁馬先馴而後求良勁強馴擾也人先信而後求能人非信不立也陶人棄索車

人掇之屠者棄銷而鍛者拾之所緩急異也百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十牖畢開不若一戶之明矢之於十步貫兕甲及其極不能入魯縞（言勢有極也）太山之高背而弗見秋毫之末視之可察山生金反自刻木生蠹反自食人生事反自賊（賊敗也害也物自然也）巧冶不能鑄木工匠不能斲金者形性然也白玉不雕美珠不文質有餘也（性自然不復飾）故跬步不休跛鼈千里（跬猶咫尺也）累積不輟可成丘阜（輟止也）城成於土木直於下非有事焉所緣使然凡用人

之道若以燧取火疏之則弗得疏猶遲也數之則弗中數猶疾也正在疏數之閒得其節火乃生從朝視夕者移從枉準直者虧聖人之偶物也若以鏡視形曲得其情偶猶周也楊子見逵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道九達曰逵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為其可以黃可以黑練白也趨舍之相合猶金石之一調相去千歲合一音也金曰鐘石曰磬雖久不變故曰相去千歲合一音也鳥不干防者雖近弗射鳥燕之屬是也其當道雖遠弗釋當道為作防害者故曰不釋也酤酒而酸買肉而臭然酤酒買肉不離屠沽之

家故求物必於近之者以詐應詐以譎應譎若披蓑而救火毀瀆而止水乃愈益多西施毛嬙狀貌不可同世稱其好美鈞也堯舜禹湯法籍殊類得民心一也聖人者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涔則具擢對旱則修土龍擢對貯水器也土龍致雨物也臨菑之女織紈而思行者為之悖戾臨菑齊都悖𢢸惡也室有美容繒為之纂繹不密緻志有感故纂徵羽之操不入鄙人之耳徵羽正音小人不知不入其耳軫和切適舉坐而善軫轉也轉其和更作急調激楚之音非正樂故舉坐而善之也過府而負手者希不有盜心

府藏貨所生也故侮人之鬼者過社而搖其枝侮猶病也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故解捽者不在於捌格在於抌伉抌擊也伉推擊其要也伉音沉木大者根攫山高者基扶蹠巨者志遠體大者疏狂者傷人莫之怨也嬰兒詈老莫之疾也賊心亡[illegible]也[illegible]音忙尾生之信不如隨牛之誕尾生効信於婦人信之失隨牛弦高矯君命為誕以存國故不如隨牛之誕也而又況一不信者乎一猶常也況常不為信不為誕乎憂父之疾者子治之者醫進獻者祝治祭者庖庖宰也

淮南鴻烈解卷十七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嚴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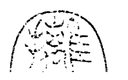
謄錄舉人臣杜安詩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淮南鴻烈解卷十八
九

詳校官主事臣陳木



淮南鴻烈解卷十八

漢 高誘 注

人間訓 人間之事吉凶之中徵得失之端反存亡之幾也故曰人間

清淨恬愉人之性也儀表規矩事之制也知人之性其自養不勃知事之制其舉錯不惑發一端散無竟周八極總一筦謂之心見本而知末觀指而睹歸執一而應萬握要而治詳謂之術居智所為行智所之事智所秉動智所由謂之道道者置之前而不輊志錯之後而不

軒內之尋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窕是故使人高賢稱譽已者心之力也使人卑下誹謗已者心之罪也夫言出於口者不可止於人行發於邇者不可禁於遠事者難成而易敗也名者難立而易廢也千里之隄以螻螘之穴漏百尋之屋以突隙之煙焚突竈突也堯戒曰戰戰慄慄日慎一日人莫蹪於山而蹪於蛭蹪躓也蛭蟻也是故人皆輕小害易微事以多悔患至而後憂之是由病者已惓而索良醫也惓劇也雖有扁鵲俞跗之巧猶不能生也

俞跗黄帝時醫夫禍之來也人自生之福之來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門利與害為鄰非神聖人莫之能分凡人之舉事莫不先以其知規慮揣度揣商量高下也而後敢以定謀其或利或害此愚智之所以異也曉自然以為智知存亡之樞機禍福之門戸舉而用之陷溺於難者不可勝計也使知所為是者事必可行則天下無不達之塗矣是故知慮者禍福之門戸也動靜者利害之樞機也百事之變化國家之治亂待而後成是故不溺於難者成是

故不可不慎也天下有三危少德而多寵一危也才下而位高二危也身無大功而有厚祿三危也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何以知其然也昔者楚莊王既勝晉於河雍之間莊王敗晉荀林父之師於邲邲河雍地也歸而封孫叔敖辭而不受病疽將死謂其子曰吾則死矣王必封女女必讓肥饒之地而受沙石之間有寑丘者其地确學石而名醜寑丘今汝南固始地前有垢谷後有莊丘名醜也荆人鬼好鬼越人禨禨祥也人莫之利也孫叔敖死王果封其子以肥饒之地其子

辭而不受請有寖之丘楚國之俗功臣二世而爵祿唯孫叔敖獨存此所謂損之而益也何謂益之而損昔晉厲公南伐楚東伐齊西伐秦北伐燕兵橫行天下而無所綣綣屈也綣音卷威服四方而無所詘遂合諸侯於嘉陵氣充志驕淫侈無度暴虐萬民內無輔拂之臣外無諸侯之助戮殺大臣親近導諛明年出遊匠驪氏欒書中行偃劫而幽之欒書中行偃皆大夫諸侯莫之救百姓莫之哀三月而死夫戰勝攻取地廣而名尊此天下之所願也然而

終於身死國亡此所謂益之而損者也夫孫叔敖之請有寢之丘沙石之地所以累世不奪也晉厲公之合諸侯於嘉陵所以身死於匠驪氏也衆人皆知利利而病病也唯聖人知病之為利知利之為病也夫再實之木根必傷掘藏之家必有殃（掘藏謂發冢得伏藏）以言大利而反為害也張武教智伯奪韓魏之地而擒於晉陽（張武智伯臣也擒於晉陽為趙襄子所殺）申叔時教莊王封陳氏之後而霸天下（申叔時楚大夫莊王滅陳已乃復之）孔子讀易至損益未嘗不憤然而歎曰益

損者其王者之事與事或欲以利之適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反以利之利害之反禍福之門戶不可不察也

陽虎為亂於魯魯君令人閉城門而捕之得者有重賞失者有重罪圍三匝而陽虎將舉劒而伯頤伯迫也門者止之曰天下探之不窮不窮言深遠也我將出子陽虎因赴圍而逐揚劒提戈而走門者出之顧反取其出之者以戈推之攘祛薄腋祛袂也出之者怨之曰我非故與子反也為之蒙死被罪而乃反傷我宜矣其有此難也魯君聞

陽虎失大怒問所出之門使有司拘之以為傷者受大賞而不傷者被重罪此所謂害之而反利者也何謂欲利之而反害之楚恭王與晉人戰於鄢陵戰酣（晉人晉厲公也）恭王傷而休（晉人射恭王中目）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陽穀奉酒而進之（豎小使也陽穀其名）子反之為人也嗜酒而甘之不能絕於口遂醉而卧恭王欲復戰使人召司馬子反辭以心痛王駕而往視之入幄中而聞酒臭恭王大怒曰今日之戰不穀親傷（不穀不祿也人君謙以自稱也）所恃者司馬也而司

馬又若此是亡楚國之社稷而不率吾衆也不穀無與復戰矣於是罷師而去之斬司馬子反為僇故豎陽穀之進酒也非欲禍子反也誠愛而欲快之也而適足以殺之此所謂欲利之而反害之者也夫病溫而强之食病暍而飲之寒此衆人之所以為養也而良醫之所以為病也悅於目悅於心愚者之所利也然而有道者之所辟也故聖人先忤而後合衆人先合而後忤有功者人臣之所務也有罪者人臣之所辟也或有功而見疑

或有罪而益信何也則有功者離恩義有罪者不敢失仁心也魏將樂羊攻中山樂羊文侯之將其子執在城中城中縣其子以示樂羊樂羊曰君臣之義不得以子為私攻之愈急中山因烹其子而遺之鼎羹與其首樂羊循而泣之曰是吾子已為使者跪而啜三杯使者歸報中山曰是伏約死節者也不可忍也遂降之為魏文侯大開地有功自此之後日以不信此所謂有功而見疑者也何謂有罪而益信孟孫獵而得麑孟孫魯大夫使秦西巴持

歸烹之麑母隨之而號秦西巴弗忍縱而予之孟孫歸求麑安在秦西巴對曰其母隨而號臣誠弗忍竊縱而予之孟孫怒逐秦西巴居一年取以為子傅左右曰秦西巴有罪於君今以為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一麑而不忍又何況於人乎此謂有罪而益信者也故趨舍不可不審也此公孫鞅之所以抵罪於秦而不得入魏也（商君為秦伐魏欺魏公子卬而殺之後有罪走魏魏人不入也）功非不大也然而累足無所踐者不義之故也事或奪之而反與之或與之而反

取之智伯求地於魏宣子宣子弗欲與之任登曰智伯之强威行於天下求地而弗與是為諸侯先受禍也不若與之宣子曰求地不已為之柰何任登曰與之使喜必將復求地於諸侯諸侯必植耳植耳言竦耳而聽也與天下同心而圖之一心所得者非直吾所亡也魏宣子裂地而授之又求地於韓康子韓康子不敢不予諸侯皆恐又求地於趙襄子襄子弗與於是智伯乃從韓魏圍襄子於晉陽三國通謀擒智伯而三分其國此所謂奪人而

反為人所奪也何謂與之而反取之晉獻公欲假道於虞以伐虢遺虞垂棘之璧與屈産之乘虞公惑於璧與馬而欲與之道宮之竒諫曰不可夫虞之與虢若車之有輪輪依於車車亦依輪虞之與虢相恃而勢也若假之道虢朝亡而虞夕從之矣虞公弗聽遂假之道荀息伐虢遂克之荀息晉大夫還反伐虞又拔之此所謂與之而反取者也聖王布德施惠非求其報於百姓也郊望禘嘗郊祭天望祭日月星辰山川也禘嘗祭宗廟也非求福於鬼神也山致其高

而雲起焉水致其深而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而福祿歸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陰行者必有昭名古者溝防不修水為民害禹鑿龍門辟伊闕平治水土使民得陸處百姓不親五品不慎契教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妻之辯長幼之序田野不修民食不足后稷乃教之辟地墾草糞土種穀令百姓家給人足故三后之後無不王者三后謂夏殷周有陰德也周室衰禮義廢孔子以三代之道教導於世其後繼嗣至今不絶者有隱行也秦

王趙政兼吞天下而已趙政始皇生於趙故名趙政智伯侵地而滅

商鞅支解李斯車裂李斯為秦相趙高譖之二世車裂之三代種德而王

齊桓繼絕而霸故樹黍者不獲稷樹怨者無報德昔者

宋人好善者三世不解家無故而黑牛生白犢以問先

生先生曰此吉祥以饗鬼神先生凡先人生者也以饗鬼神白犢純色可以為犧牲也

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盲牛又復生白犢其父又復使

其子以問先生其子曰前聽先生言而失明今又復問

之奈何其父曰聖人之言先忤而後合其事未究固試

往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先生先生曰此吉祥也復以饗鬼神歸致命其父其父曰行先生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楚莊王時圍宋九月也當此之時易子而食析骸而炊丁壯者死老病童兒皆上城牢守而不下楚王大怒城已破諸城守者皆屠之此獨以父子盲之故得無乘城軍罷圍解則父子俱視視復明也夫禍福之轉而相生其變難見也近塞上之人有善術者馬無故亡而入胡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遽不為福乎

居數月其馬將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其父曰此何遽不能為禍乎家富良馬其子好騎墮而折其髀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不遽為福乎居一年胡人大入塞丁壯者引絃而戰近塞之人死者十九此獨以跛之故父子相保故福之為禍禍之為福化不可極深不可測也或直於辭而不害於事者或虧於耳以忤於心而合於實者高陽魋（或曰高陽魋宋大夫）將為室問匠人匠人對曰未可也木尚生加塗其上必將撓以生材任重塗今雖成後必

敗高陽魋曰不然夫木枯則益勁塗乾則益輕以勁材任輕塗今雖惡後必善匠人窮於辭無以對受令而為室其始成竘〈口〉然善也〈竘高壯貌〉而後果敗此所謂直於辭而不可用者也何謂虧於耳忤於心而合於實靖郭君將城薛〈靖郭君齊威王子也封於薛〉賓客多止之弗聽靖郭君謂謁者曰無為賓通言齊人有請見者曰臣請道三言而已過三言請烹靖郭君聞而見之賓趨而進再拜而興因稱曰海大魚則反走靖郭君止之曰願聞其說賓曰臣不

敢以死為熈熈戲也靖郭君曰先生不遠道而至此為寡人稱之賓曰海大魚網弗能止也鉤弗能牽也蕩而失水則螻蟻皆得志焉今夫齊君之淵也君失齊則薛能自存乎靖郭君曰善乃止不城薛此所謂虧於耳忤於心而得事實者也夫以無城薛止城薛其於以行說乃不若海大魚故物或遠之而近或近之而遠或說聽計當而身疏或言不用計不行而益親何以明之三國伐齊圍平陸三國韓魏趙也括子以報於牛子曰三國之地不接

於我踰隣國而圍平陸利不足貪也然則求名於我也請以齊侯往牛子以為善括子出無害子入三子皆齊臣牛子以括子言告無害子無害子曰異乎臣之所聞牛子曰國危而不安患結而不解何謂貴智無害子曰臣聞之有裂壤土以安社稷者聞殺身破家以存其國者不聞出其君以為封疆者牛子不聽無害子之言而用括子之計三國之兵罷而平陸之地存自此之後括子日以疏無害子日以進故謀患而患解圖國而國存括子

之智得矣無害子之慮無中於策謀無益於國然而心調於君有義行也今人待冠而飾首待履而行地冠履之於人也寒不能煖風不能障暴不能蔽也然而冠冠履履者其所自託者然也夫咎犯戰勝城濮而雍季無尺寸之功然而雍季先賞而咎犯後存者其言有貴者也故義者天下之所賞也百言百當不如擇趨而審行也或無功而先舉或有功而後賞何以明之昔晉文公將與楚戰城濮問於咎犯曰為柰何咎犯曰仁義之事

君子不厭忠信戰陳之事不厭詐偽君其詐之而已矣

辭咎犯問雍季雍季對曰焚林而獵愈多得獸後必無

獸以詐偽遇人雖愈利後亦無復君其正之而已矣於

是不聽雍季之計而用咎犯之謀與楚人戰大破之還

歸賞有功者先雍季而後咎犯左右曰城濮之戰咎犯

之謀也君行賞先雍季何也文公曰咎犯之言一時之

權也雍季之言萬世之利也吾豈可以先一時之權而

後萬世之利也哉智伯率韓魏二國伐趙圍晉陽決晉

水而灌之城下緣木而處縣釜而炊襄子謂張孟談曰
城中力已盡糧食匱乏大夫病為之奈何張孟談曰亡
不能存危弗能安無為貴智士臣請試潛行見韓魏之
君而約之乃見韓之君說之曰臣聞之脣亡而齒寒今
智伯率二君而伐趙趙將亡矣趙亡則君為之次矣不
及今而圖之禍將及二君二君曰智伯之為人也粗中
而少親我謀而泄事必敗為之柰何張孟談曰言出君
之口入臣之耳人孰知之者乎且同情相成同利相死

君其圖之二君乃與張孟談陰謀與之期張孟談乃報襄子至其日之夜趙氏殺其守隄之吏決水灌智伯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軍殺其身而三分其國襄子乃賞有功者而高赫為賞首羣臣請曰晉陽之存張孟談之功也而赫為賞首何也襄子曰晉陽之圍也寡人國家危社稷殆羣臣無不有驕侮之心者唯赫不失君臣之禮吾是以先之由此觀之義者人之大本也雖有戰勝存亡之功不如

行義之隆故君子曰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或有罪而可賞也或有功而可罪也西門豹治鄴（西門豹文侯臣）廩無積粟府無儲錢庫無甲兵官無計會人數言其過於文侯文侯身行其縣果若人言文侯曰翟璜任子治鄴而大亂子能道則可不能將加誅於子西門豹曰臣聞王主富民霸王富武亡國富庫今王欲為霸王者也臣故稸積於民君以為不然臣請升城鼓之一鼓甲兵粟米可立具也於是乃升城而鼓之一鼓民被甲括矢

甲鎧也括箭也操兵弩而出再鼓負輦粟而至輦檐也文侯曰罷之西門豹曰與民約信非一日之積也一舉而欺之後不可復用也燕常侵魏八城臣請北擊之以復侵地遂舉兵擊燕復地而後反此有罪而可賞者也解扁為東封解扁魏臣治東封者上計而入三倍有司請賞之文侯曰吾土地非益廣也人民非益衆也入何以三倍對曰以冬伐木而積之於春浮之河而鬻之文侯曰民春以力耕暑以强耘秋以收斂冬閒無事以伐林而積之負軛而浮

之河是用民不得休息也民以罷矣雖有三倍之入將焉用之此有功而可罪也賢主不苟得忠臣不苟利何以明之中行穆伯攻鼓弗能下中行穆伯晉大夫鼓北翟餽聞倫曰鼓之嗇夫聞倫知之餽聞倫晉人也請無罷武大夫而鼓可得也穆伯弗應左右曰不折一戟不傷一卒而鼓可得也君奚為弗使穆伯曰聞倫為人佞而不仁若使聞倫下之吾可以勿賞乎若賞之是賞佞人佞人得志是使晉國之武舍仁而為佞雖得鼓將何所用之攻城者欲以

廣地也得地不取者見其本而知其末也秦穆公使孟盟舉兵襲鄭孟盟伯里奚子左傳作明過周以東鄭之賈人弦高蹇他蹇他弦高之黨相與謀曰師行數千里數絶諸侯之地其勢必襲鄭凡襲國者以為無備也今示以知其情必不敢進乃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勞之三率相與謀三率秦將白乙孟明西乙曰凡襲人者以為弗知今已知之矣守備必固進必無功乃還師而反晉先軫舉兵擊之先軫晉大夫也大破之殽鄭伯乃以存國之功賞弦高弦高辭之曰誕而得賞

則鄭國之信廢矣為國而無信是敗俗也賞一人敗國俗仁者弗為也以不信得厚賞義者弗為也遂以其屬徙東夷終身不反故仁者不以欲傷生知者不以利害義聖人之思脩愚人之思叕叕短也音哲忠臣者務崇君之德諂臣者務廣君之地何以明之陳夏徵舒弒其君楚莊王伐之陳人聽令莊王以討有罪遣卒戍陳戍守也欲有陳也大夫畢賀申叔時使於齊反還而不賀莊王曰陳為無道寡人起九軍以討之征暴亂誅罪人羣臣皆賀而

子獨不賀何也申叔時曰牽牛蹊人之田田主殺其人而奪之牛罪則有之罰亦重矣今君王以陳為無道興兵而攻因以誅罪人遣人戍陳諸侯聞之以王為非誅罪人也貪陳國也蓋聞君子不棄義以取利王曰善乃罷陳之戍立陳之後諸侯聞之皆朝於楚此務崇君之德者也張武為智伯謀曰張武晉人晉六將軍中行文子最弱而上下離心可伐以廣地於是伐范中行滅之矣又教智伯求地於韓魏趙韓魏裂地而授之趙氏不與乃

率韓魏而伐趙圍之晉陽三年三國陰謀同計以擊智氏遂滅之此務為君廣地者也夫為君崇德者霸為君廣地者滅故千乘之國行文德者王湯武是也萬乘之國好廣地者亡智伯是也非其事者勿仞也非其名者勿就也無故有顯名者勿處也無功而富貴者勿居也夫就人之名者廢仞人之事者敗無功而大利者後將為害譬猶緣高木而望四方也雖偷樂哉然而疾風至未嘗不恐也患及身然後憂之六驥追之弗能及也是

故忠臣事君也計功而受賞不為苟得積力而受官不貪爵祿其所能者受之勿辭也其所不能者與之勿喜也辭所能則匿欲所不能則惑辭所不能而受所能則得無損墮之勢而無不勝之任矣昔者智伯驕伐范中行而克之又刼韓魏之君而割其地尚以為未足遂興兵伐趙韓魏反之軍敗晉陽之下身死高梁之東頭為飲器國分為三為天下笑此不知足之禍也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脩久此之謂也或譽人而適足

以敗之或毀人而乃反以成之何以知其然也費無忌復於荆平王費無忌楚臣復白也曰晉之所以霸者近諸夏也近諸夏國在諸夏也而荆之所以不能與之爭者以其僻遠也楚王若欲從諸侯不若大城城父而令太子建守焉以來北方王自收其南是得天下也楚王悅之因命太子建守城父命伍子奢傅之居一年伍子奢遊人於王側伍子奢遣說於王之左側言太子甚仁且勇能得民心王以告費無忌無忌曰臣固聞之太子內撫百姓外約諸侯齊晉又輔之

將以害楚其事已構矣王曰為我太子又尚何求曰以秦女之事怨王王因殺太子建而誅伍子胥此所謂見譽而為禍者也何謂毀人而反利之唐子短陳駢子於齊威王唐子齊大夫也威王欲殺之陳駢子與其屬出亡奔薛孟嘗君聞之使人以車迎之至而養以芻豢黍粱五味之膳日三至冬日被裘罽計夏日服絺紵出則乘牢車駕良馬孟嘗君問之曰夫子生於齊長於齊夫子亦何思於齊對曰臣思夫唐子者孟嘗君曰唐子者非短子

者耶曰是也孟嘗君曰子何為思之對曰臣之處於齊也糲粢之飯藜藿之羹冬日則寒凍夏日則暑傷自唐子之短臣也以身歸君食芻豢飯黍粱服輕煖乘牢良臣故思之此謂毀人而反利之者也是故毀譽之言不可不審也或貪生而反死或輕死而得生或徐行而反疾何以知其然也魯人有為父報讐於齊者刳其腹而見其心坐而正冠起而更衣徐行而出門上車而步馬顔色不變其御欲驅撫而止之曰今日為父報讐以出

死非為生也今事已成矣又何去之追者曰此有節行之人不可殺也解圍而去之使被衣不暇帶冠不及正蒲伏而走上車而馳必不能自免於千步之中矣今坐而正冠起而更衣徐行而出門上車而步馬顏色不變此衆人所以為死也而乃反以得活此所謂徐而馳遲於步也夫走者人之所以為疾也步者人之所以為遲也今反乃以人之所為遲者反為疾明於分也有知徐之為疾遲之為速者則幾於道矣故黄帝亡其玄珠使

離朱捷剟索之（離朱明目捷剟疾利摶善拾於物二人皆黄帝臣也）而弗能得之也於是使忽怳而後能得之（忽怳黄帝臣也忽怳善亡之人）聖人敬小慎微動不失時百射重戒（射象也）禍乃不滋計福勿及慮禍過之同日被霜蔽者不傷愚者有備與知者同功夫爝火在縹煙之中也一指之所能息也塘漏若鼷穴一墣之所能塞也及至火之燔孟諸而炎雲臺（孟諸宋大澤雲臺高至雲也）水決九江而漸荆州雖起三軍之衆弗能救也夫積愛成福積怨成禍若癰疽之必潰也所浼者多矣（浼汙）

也諸御鞅復於簡公諸御鞅齊臣簡公齊君曰陳成常宰予二子者甚相憎也臣恐其構難而危國也君不如去一人簡公不聽居無幾何陳成常果攻宰予於庭中而弒簡公於朝此不知敬小之所生也魯季氏與郈氏鬬雞季氏郈氏皆魯大夫郈氏介其雞介以芥菜塗其雞翅也而季氏為之金距金距施金芒於距也季氏之雞不勝季平子怒因侵郈氏之宮而築之郈昭伯怒傷之魯昭公曰禱於襄公之廟舞者二人而已時魯禱先君襄公六佾之舞庭者凡二人也其餘盡舞於季氏季氏之無

道無上久矣弗誅必危社稷公以告子家駒子家駒魯大夫子家駒曰季氏之得衆三家為一其德厚其威强君胡得之昭公弗聽使郈昭伯將卒以攻之仲孫氏叔孫氏相與謀曰無季氏死亡無日矣遂興兵以救之郈昭伯不勝而死魯昭公出奔齊故禍之所從生者始於雞足及其大也至於亡社稷故蔡女蕩舟齊師大侵楚齊桓公與蔡姬乘舟姬蕩舟公懼止之公怒歸之蔡蔡人嫁之公伐楚至召陵而勝之也兩人搆怨廷殺宰予簡公遇殺身死無後陳氏代之齊乃無呂兩家鬪雞

季氏金距郈氏作難魯昭公出走故師之所處生以棘楚（楚大荆也）禍生而不蚤滅若火之得燥水之得濕浸而益大癰疽發於指其痛遍於體故蠹啄剖梁柱蟁寅走牛羊此之謂也人皆務於救患之備而莫能知使患無生夫使患無生易於救患而莫能知務焉則未可與言術也晉公子重耳過曹曹君欲見其骿脅使之袒而捕魚釐負羈止之曰公子非常也從者三人皆霸王之佐也（三人謂狐偃趙衰胥臣）遇之無禮必為國憂君弗聽重耳反國起

師而伐曹遂滅之身死人手社稷為虛禍生於祖而捕魚齊楚欲救曹不能存也聽釐負覊之言則無亡患矣今不務使患無生患生而救之雖有聖知弗能為謀且患禍之所由來者萬端無方是故聖人深居以避辱靜安以待時小人不知禍福之門戶妄動而絓羅網雖曲為之備何足以全其身譬猶失火而鑿池被裘而用箑也且塘有萬穴塘堤也言堤之有萬穴也塞其一魚何遽無由出室有百戶閉其一盜何遽無從入夫牆之壞也於隙劒之折必

有翳(翳缺也)聖人見之蚤故萬物莫能傷也太宰子朱侍飯於令尹子國(子朱子國皆楚大夫)令尹子國啜羹而熱投卮漿而沃之明日太宰子朱辭官而歸其僕曰楚太宰未易得也辭官去之何也子朱曰令尹輕行而簡禮其辱人不難明年伏郎尹而笞之三百(郎尹主郎官之尹也)夫仕者先避之見終始微矣夫鴻鵠之未孚於卵也一指蔑之則靡而無形矣及至其筋骨之已就而羽翮之既成也則奮翼揮⿰羽慧(⿰羽慧六翮之末也⿰羽慧音慧)淩乎浮雲背負青天膺摩赤霄(赤霄

飛也雲翺翔乎忽荒之上徜徉乎虹蜺之間雖有勁弩利矰微繳蒲且子之巧亦弗能加也江水之始出於岷山也可攓裳而越也及至乎下洞庭鶩石城經丹徒起波濤舟杭一日不能濟也是故聖人者常從事於無形之外而不留思盡慮於成事之內是故患禍弗能傷也人或問孔子曰顏回何如人也曰仁人也丘弗如也子貢何如人也曰辯人也丘弗如也子路何人也曰勇人也丘弗如也賓曰三人皆賢夫子而為夫子役何也孔子

曰丘能仁且忍辯且訥勇且怯以三子之能易丘一道丘弗為也孔子知所施之也秦牛缺徑於山中牛缺隱士而遇盜奪之車馬解其橐笥拖其衣被拖奪也盜還反顧之無懼色憂志驩然有以自得也盜遂問之曰吾奪子財貨劫子以刀而志不動何也秦牛缺曰車馬所以載身也衣被所以揜形也聖人不以所養害其養盜相視而笑曰夫不以欲傷生不以利累形者世之聖人也以此而見王者必且以我為事也還反殺之此能以知知矣

而未能以知不知也能勇於敢而未能勇於不敢也凡有道者應卒而不乏遭難而能免故天下貴之今知所以自行也而未知所以為人行也其所論未之究者也人能由昭昭於冥冥則幾於道矣詩曰人亦有言無哲不愚此之謂也事或為之適足以敗之或備之適足以致之何以知其然也秦皇挾録圖見其傳曰亡秦者胡也因發卒五十萬使蒙公楊翁子（蒙公蒙恬楊翁子亦秦將）將築脩城西屬流沙（起隴西臨洮縣）北擊遼水（遼水遼東）東結朝鮮（朝鮮樂浪）中

國内郡輓車而餉之又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翡赤雀翠青雀圓者為珠顱者為璣乃使尉屠睢尉屠睢秦將發卒五十萬為五軍一軍塞鐔城之嶺鐔城在武陵西南接鬱林一軍守九嶷之塞九嶷在零陵一軍處番禺之都番禺南海一軍守南野之界南野在豫章一軍結餘干之水餘干在豫章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監祿無以轉餉又以卒鑿渠而通糧道監祿秦將鑿通湘水離水之渠以與越人戰殺西嘔歐君譯吁宋西嘔越人譯吁宋西嘔君名也而越人皆入叢薄中與禽獸處莫肯為秦虜相置桀駿以為將而夜

攻秦人大破之殺尉屠睢伏尸流血數十萬乃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男子不得修農畝婦人不得剡麻考縷考成也羸弱服格於道大夫箕會於衢箕會以箕於衢會斂病者不能養死者不得葬於是陳勝起於大澤奮臂大呼天下席卷而至於戲戲地名在新豐劉項興義兵隨而定若折槁振落遂失天下禍在備胡而利越也欲知築脩城以備亡不知築脩城之所以亡也發適戍以備越而不知難之從中發也夫鵲先識歲之多風也去高木而巢扶枝

扶旁也大人過之則探觳嬰兒過之則挑其卵知備遠難而忘近患故秦之設備也烏鵲之智也或爭利而反强之或聽從而反止之何以知其然也魯哀公欲西益宅史爭之以為西益宅不祥西益宅築舊居之西更以為田宅哀公作色而怒左右數諫不聽乃以問其傅宰折睢名姓曰吾欲益宅而史以為不祥子以為何如宰折睢曰天下有三不祥西益宅不與焉哀公大悅而喜頃復問曰何謂三不祥對曰不行禮義一不祥也嗜慾無止二不祥也不聽

強諫三不祥也哀公默然深念憤然自反遂不西益宅
夫史以爭為可以止之而不知不爭而反取之也智者
離路而得道愚者守道而失路夫兒說之巧於閉結無
不解（兒說宋大夫也）非能閉結而盡解之也不解不可解也至
乎以弗解解之者可與及言論矣或明禮義推道體而
不行或解構妄言而反當何以明之孔子行遊馬失食
農夫之稼野人怒取馬而繫之子貢往說之卑辭而不
能得也孔子曰夫以人之所不能聽說人譬以太牢享

野獸以九韶樂飛鳥也予之罪也非彼人之過也乃使馬圉往說之圉養馬者至見野人曰子耕於東海至於西海吾馬之失安得不食子之苗野人大喜解馬而與之說若此其無方也而反行事有所至而巧不若拙故聖人量鑿而正枘夫歌采菱發陽阿鄙人聽之不若此延路陽局延路陽局鄙歌曲也非歌者拙也聽者異也故交畫不暢暢申也連環不解物之不通者聖人不爭也仁者百姓之所慕也義者衆庶之所高也為人之所慕行人之所高此

嚴父之所以教子而忠臣之所以事君也然世或用之而身死國亡者不同於時也昔徐偃王好行仁義陸地之朝者三十二國王孫厲謂楚莊王王孫厲楚臣也曰王不伐徐必反朝徐王曰偃王有道之君也好行仁義不可伐王孫厲曰臣聞之大之與小强之與弱也猶石之投卵虎之啗豚又何疑焉且夫為文而不能達其德為武而不能任其力亂莫大焉楚王曰善乃舉兵而伐徐遂滅之此仁義而不知世變者也申茮椒杜茝皆香草也茝音采美

人之所懐服也及漸之於滫滫臭汁也滫音修則不能保其芳矣古者五帝貴德三王用義五霸任力今取帝王之道而施之五霸之世是由乘驥逐人於榛薄而蓑笠盤旋也今霜降而樹穀氷泮而求穫欲其食則難矣故易曰潛龍勿用者言時之不可以行也故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終日乾乾以陽動也夕惕若厲以隂息也因日以動因夜以息惟有道者能行之夫徐偃王為義而滅燕子噲行仁而亡哀公好儒而削代君為墨而殘

滅亡削殘暴亂之所致也而四君獨以仁義儒墨而亡者遭時之務異也非仁義儒墨不行非其世而用之則為之擒矣夫戟者所以攻城也鏡者所以照形也宮人得戟則以刈葵宮人宦侍也盲者得鏡則以蓋卮不知所施之也故善鄙不同誹譽在俗趨舍不同逆順在時狂譎不受祿而誅狂譎東海之上人也耕田而食讓不受祿太公以為飾虛亂民而誅段干木辭相而顯所行同也而利害異者時使然也故聖人雖有其志不遇其世僅足以容身何功名之可致也知天

之所為知人之所行則有以任於世矣知天而不知人則無以與俗交知人而不知天則無以與道遊單豹倍世離俗巖居谷飲不衣絲麻不食五穀行年七十猶有童子之顏色卒而遇饑虎殺而食之張毅好恭張毅好禮之人過宮室廊廟必趨見門閭聚衆必下廝徒馬圉皆與伉禮然不終其壽内熱而死豹養其内而虎食其外毅修其外而疾攻其内故直意適情則堅强賊之以身役物則陰陽食之此皆載務而戲乎其調者也得道之士外

化而內不化外化所以入人也內不化所以全身也故內有一定之操而外能詘伸嬴縮卷舒與物推移故萬舉而不陷所以貴聖人者以其能龍變也今捲捲然守一節推一行雖以毀碎滅沉猶且弗易者此察於小好而塞於大道也趙宣孟活饑人於委桑之下而天下稱仁焉荊佽非犯河中之難不失其守而天下稱勇焉是故見小行則可以論大體矣田子方見老馬於道田子方魏人喟然有志焉以問其御曰此何馬也其御曰此故公

家畜也老罷而不為用出而鬻之田子方曰少而貪其力老而棄其身仁者弗為也束帛以贖之罷武聞之知所歸心矣齊莊公出獵有一蟲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也對曰此所謂螳螂者也其為蟲也知進而不知却不量力而輕敵莊公曰此為人而必為天下勇武矣迴車而避之勇武聞之知所盡死矣故田子方隱一老馬而魏國載之齊莊公避一螳螂而勇武歸之湯教祝網者而四十國朝昔湯出見四面張網者湯教去其三面祝曰欲上者上欲下者

下無入吾網

文王葬死人之骸而九夷歸之文王治靈臺得死人之骨夜夢人呼而請葬於旦文王反葬以五大夫之禮武王蔭暍人於樾越下武王哀暍者之熱故蔭之於樾下樾下衆樹之虚也左擁而右扇之而天下懷其德越王句踐一決獄不辜援龍淵而切其股血流至足以自罰也而戰武士必其死故聖人行之於小則可以覆大矣審之於近則可以懷遠矣孫叔敖決期思之水而灌雩婁之野雩婁今廬江是也莊王知其可以為令尹也子發辯擊劇而勞佚齊辯次第也擊劇次第罷勞之賞各有齊等也或曰子發辯擊之勞佚齊子發築設勞

佚之節是以楚知可為兵齊同也楚國知其可以為兵主也此皆形於小徵而通於大理者也聖人之舉事不加憂焉察其所以而已矣今萬人調鍾不能比之律誠得知者一人而已矣說者之論亦猶此也誠得其數則無所用多矣夫車之所以能轉千里者以其要在三寸之轄夫勸人而弗能使也禁人而弗能止也其所由者非理也昔者衛君朝於吳吳王囚之衛君衛侯輒也吳王夫差欲流之於海說者冠蓋相望而弗能止魯君聞之魯君哀公撤鐘鼓之縣縞素而

朝仲尼入見曰君胡為有憂色魯君曰諸侯無親以諸侯為親大夫無黨以大夫為黨今衛君朝於吳王吳王囚之而欲流之於海孰衛君之仁義而遭此難也吾欲免之而不能為奈何仲尼曰若欲免之則請子貢行魯君召子貢授之將軍之印子貢辭曰貴無益於解患在所由之道斂躬而行至於吳見太宰嚭太宰嚭甚悅之欲薦之於王子貢曰子不能行說於王柰何吾因子也大宰嚭曰子焉知嚭之不能也子貢曰衛君之來也衛

國之半曰不若朝於晉其半曰不若朝於吳然衛君以為吳可以歸骸骨也故束身以受命今子受衛君而囚之又欲流之於海是賞言朝於晉者而罰言朝於吳也且衛君之來也諸侯皆以為著龜兆以卜朝吳之吉凶也今朝於吳而不利則皆移心於晉矣子之欲成霸王之業不亦難乎太宰嚭入復之於王王報出令於百官曰比十日而衛君之禮不具者死子貢可為知所以說矣魯哀公為室而大公宣子諫曰公宣子魯大夫室大衆與人處則譁少

與人處則悲頠公之適公曰寡人聞命矣築室不輟公宣子復見曰國小而室大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魯君曰聞命矣築室不輟公宣子復見曰左昭而右穆昭穆先君之宗廟為大室以臨二先君之廟得無害於子乎公乃令罷役除版而去之魯君之欲為室誠矣公宣子止之必矣然三說而一聽者其二者非其道也夫臨河而釣日入而不能得一儵魚者非江河魚不食也所以餌之者非其欲也及至良工執竿投而擐脣

吻者能以其所欲而釣者也夫物無不可柰何有人無柰何言物皆可術而治也事有人材所不及無柰之何也鉛之與丹異類殊色而可以為丹者得其數也故繁稱文辭無益於說審其所由而已矣物類之相摩近而異門户者衆而難識也故或類之而非或不類之而是或若然而不然者或不若然而然者諺曰鳶墮腐鼠而虞氏以亡何謂也曰虞氏梁之大富人也家充盈殷富金錢無量財貨無貲升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積博其上游俠相隨而行樓下博

上者射朋張中反兩射朋張上棋中之以一反兩也而笑飛鳶適墮其腐鼠而中游俠游俠相與言曰虞氏富樂之日久矣而常有輕易人之志吾不敢侵犯而乃辱我以腐鼠如此不報無以立務於天下務勢也請與公僇力一志悉率徒屬而必以滅其家此所謂類之而非者也何謂非類而是屈建告石乞屈建楚大夫石乞白公之黨曰白公勝將為亂石乞曰不然白公勝卑身下士不敢驕賢其家無筦籥之信關楗之固大斗斛以出輕斤兩以內而乃論之以不宜

也屈建曰此乃所以反也居三年白公勝果為亂殺令
尹子椒司馬子期子椒子期皆白公之季父此所謂弗類而是者也
何謂若然而不然子發為上蔡令民有罪當刑獄斷論
定決於令尹前子發喟然有悽愴之心罪人已刑而不
忘其恩此其後子發盤罪威王而出奔盤辟也發得罪辟於威王刑
者遂襲恩者恩者逃之於城下之廬追者至踹短足而
怒踹足踩足也曰子發視決吾罪而被吾刑怨之憯於骨髓
憯痛也使我得其肉而食之其知猒乎追者以為然而不

索其內果活子發此所謂若然而不若然者何謂不然而若然者昔越王句踐卑下吳王夫差請身為臣妻為妾奉四時之祭祀而入春秋之貢職委社稷效民力隱居為蔽而戰為鋒行禮甚卑辭甚服其離叛之心遠矣然而甲卒三千人以擒夫差於姑胥此四策者不可不審也夫事之所以難知者以其竄端匿跡立私於公倚邪於正而以勝惑人之心者也若使人之所懷於內者與所見於外者若合符節則天下無亡國破家矣夫狐

之捕雉也必先卑體彌耳以待其來也雉見而信之故可得而擒也使狐瞋目植睹植睹 柱尾也見必殺之勢雉亦知驚憚遠飛以避其怒矣夫人偽之相欺也非直禽獸之詐計也物類相似若然而不可從外論者衆而難識矣是故不可不察也

淮南鴻烈解卷十八